

哥伦布传奇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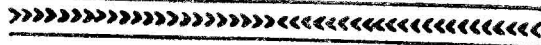


加 马 拉 著

哥伦布传奇的一生

顾嘉琛 杜小真译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京)新登字007号

责任编辑：倪 乐

封面设计：尹凤阁

P. Gammarras
LA VIE FABULEUSE DE
CUSTOBAL COLON
Messidor, 1990

哥伦布传奇的一生
GELUNBU CHUANQI DE YISHENG

〔法〕皮埃尔·加马拉著

顾嘉琛、杜小真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双桥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6.625印张 320,000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100

定价 8.40 元

ISBN7-108-00502-6/K·77

致中国读者

为写这本书，我付出了很多辛劳，但我也得到很多快乐。我很高兴把这本书献给中国读者。

这有很多原因：在哥伦布——这位我宁愿称之为探险家而不是征服者的人——的梦想中，辽阔的中国在事实上不是在起点，而是在终点！因为，在他那个时代和他以前的时代，欧洲人总是想像整个世界，想像这个世界可能给他们带来的新发现，他们希求去看中国，猜想甚至描绘中国，虽然他们所知甚少，虽然他们的想法模糊不清。这被称作“契丹”的中国，欧洲人对她只有很不完整、很幼稚的印象。然而我认为，这种对中国的古老印象还是有正确的地方，有的地方是真实的。我认为，那就是中国这个领土辽阔的国家，她的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美好的文化之一，是人类文化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艺术、文学、科学，还有技术各个领域。若要列数我们从中国人民的研究精神与诗歌中获得的启迪，那就还要花费许多篇幅。

我向你们展示的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位名人，因为我把克利斯多福洛·哥伦布看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不是使用暴力掠夺的人，而是永远求知的人。这点可以讨论，我知道

2057/2/

某些历史学家的著作中出现过“殖民者”，“征服者”这样的语言。但是，不要忘记那时候航海的历史背景。哥伦布受西班牙国王的派遣，而国王们的目的，是黄金，珍珠，香料，还有，在可能条件下获得奴隶。

对我来说，这位伟大的海军元帅首先呈现的是有文化教养的人的形象。他更是一位舞文弄墨，以航海为生的，与大海风浪为伴的人，而不是执鞭持剑的人。直到最后岁月，他始终是一个海员，一个探险遐想者。不要忘记，他曾花费多少小时，多少日子，多少年月去读书，撰写，记笔记，策划，思考啊。诚然，在过去写过的那些篇章书页中有许多谬误，但成绩还总是很重大的。我们可以用谈论几何学家和几何学的话来谈论他：在不正确的形象上面进行正确的推理！

我认为，在这部以尽可能可靠的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小说”中，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这本书讲的是探险者、探索者的奇遇，尽管这奇遇中有些矛盾之处，或正因为有这些矛盾，它才那样打动人心。其次，对于我们，现在的人来说，这本书提供了教益。谦虚些吧！不要因为今天的科学而认为过去的人无知。尽力去真正理解昔日的成就，过去的人们的勇气和胆量。

我还要补充说，并特别要提请中国读者注意：两块大陆的那次接触会使我们思考未来。

因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南美人民的命运经常是与痛苦、奴役、鲜血等词相联的。今天，同样的悲惨

处境还存在，许多困难问题远未解决。是否应该让发现者为之负责呢？我不这样认为。若要针对这个问题，那将会引起一场涉及面很广的激烈争论。

但是，现在难道不是我们要肯定人类统一和团结的时候吗？莎士比亚说过疯狂和血腥的世界。唉，疯狂和血腥总是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上：种族隔离，仇恨，暴力无处不在，我们没有中止战争，贫困，歧视和诽谤。

我在远离中国的地方写下这些话。然而，我感到中国离我那样近。她的哲学家们的思考，诗人们的遐想，作家们写的小说就在我的家中，尽管我住在塞纳河边，巴黎近郊。辽阔的中国以及她聪明、勤劳的人民，灵巧的工匠，出色的艺术家，我在我工作的斗室中感到他们的存在。他们于我不是模糊不清的事实，不是理论上的图像。他们就是我固有的人的实在。当这人的实在成为一种肉体的、温情的、爱的、尊敬的、宽容的实在时，那各个大陆之间就不是隔离的。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可能有人会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是耽于幻想的诗人。

请允许我对你们说，亲爱的中国读者，这不涉及任何特殊的观点和信仰，我相信人们会幸福。当然，随着时光流逝，许多幻想会破灭，会遇见许多忧愁，这会使我头发日渐霜白；但我仍坚持不懈地追求幸福，我永远相信它是可能的（因为我知道幸福所必需的一切条件）。

前几天，本书的两位中文译者——我欣赏他们准确、

优美的法语——寄给我一张美丽的贺年卡，上面画着一个极可爱的中国胖娃娃，这个远方而来的娃娃象征着你们的希望，我们的希望。

我想到这快乐的娃娃。正是为了他，我将继续——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幻想去接触一个又一个的陆地，幻想去那个盛产稻米、小麦，处处开满鲜花，有着无数羽毛色彩斑斓的美丽飞鸟的世界。

皮埃尔·加马拉

1991年圣诞节于巴黎

目 录

I. 黎明	1
II. 热那亚的香气	14
III. 光荣属于凯扎尔高阿特!	32
IV. 字母	47
V. 字母(续)	63
VI. 快帆船进港	87
VII. 高贵的印加王	102
VIII. 出发	114
IX. 荷马与雅克心在哪里死的?	134
X. 爱情·沉船	150
XI. 特诺克梯特朗市场	169
XII. 里斯本	185
XIII. 图勒	203
XIV. 海上奇特的头	232
XV. 黄金和几内亚胡椒	248
XVI. 宫殿, 珠宝, 一封信	275
XVII. 发明零的人	297
XVIII. 国王和王后	317

XX. 萨拉曼卡的那一天·····	344
XX. 马拉加的太 阳·····	362
XXI. 边界上的巴洛 斯 港·····	385
XXII. 1492年1月。摩尔人的叹息·····	401
XXIII. 1492年3月。犹太人·····	419
XXIV. 传奇式的冒 险 ·····	442
XXV. 为卡斯蒂利亚，为莱昂，哥伦布 发现新世界 ·····	471
XXVI. 光荣，黑夜，光 荣 ·····	503
译后记·····	522

I

黎 明

公元1451年的金秋，拂晓时分。热那亚的代尔·奥利维拉街上圣洛朗佐教堂的低沉钟声刚敲过，圣斯代法诺教堂的铜钟又发出稍许清朗的吟唱。晨光宛如一件丝袍轻盈地蒙上港口和城市四周起伏的山峦，从利古里亚海湾吹来的柔风抚摸着果树林和葡萄园。

幸福的、温和的利古里亚……几千年来，这里的牧羊人顺着狭窄的山谷来到海边。他们紧攀着栗子树、松树、橄榄树，来到海滨眺望着海洋。山里人成了大海上的人。牧民的手雕琢着树干，刨平木板，安装船体……

利古里亚的和风吹化了积雪。和风里，各种气息交融混杂，山岩的土气，瓜果鲜花的芳香，进嘴就会像积雪一般化去的嫩羊羔肉的香味，淡红色的火鱼在炭火上烤得吱吱直响，羊皮袋、陶罐里盛着的紫色的和玫瑰红色的葡萄酒等待着日出，祝福出海远航的人们交好运。

富庶的热那亚，天已黎明。代尔·奥利维拉街位于波多利亚商业区，这是一条狭窄的马路。在离巴马多府第不

远处，一个妇人急匆匆地赶着路，她脚上穿的那双已经磨损的皮拖鞋几乎没沾地。在这寂静的清晨，起先没有人注意到她，这犹如一个受命运摆布的女工在清晨走过一样，犹如谋求新生活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消失，无人知晓，无人会有印象。

妇人稍停了一会儿，朝着东升的旭日转过身去，然后，她用手掌迅速地抹去了前额上的汗珠。接着，她又重新上路，撩起深色的长裙，灵巧地从水洼之间穿过去，紧贴着已架起的货摊而过，摊后，手艺人，小商贩已开始忙碌起来。其中，有几个人向她打招呼，因为他们知道她今晨为何匆匆赶路。她微微一笑，作个手势向他们作答。

这应该说是一位上了岁数的妇人，头发已经灰白，两颊失色，但是目光炯炯有神，似乎同时眼观着四方，尤其是她的两腿并没有衰老。

制蜡商吉阿科摩是个身材高大魁梧，爱说讥讽话的人，见她走过便说：

“我，你只给了我一个女儿！你今天给多米尼各送去什么？”

“送个儿子去。”

“有把握吗，我的美人儿？”

这妇人转过脑袋，却依然向前赶路。

“太有把握了，漂亮的朋友！”

陋舍，摊铺前响起了吉阿科摩沉闷的笑声，居民们纷纷取下护窗板，打开门和天窗。到处发出劳动和生活的嘈

杂声。有人在锤打，锯木；摩擦声，撞击声此起彼伏。有人在地上拖着袋子，货箱，篮和筐。鸡鸣，狗吠，马嘶，热闹非凡。邻人间的交谈声混成一片，夹杂着呼唤声，歌声和孩子的哭闹声。

这妇人终于在一栋门面狭窄但外观尚好的房子前停了下来。这栋房前面是一间带挡雨屋檐的铺子，楼上是卧室，开着一扇天窗。这就是多米尼各·哥伦布的住宅。在人们眼里，他是一位富有的、受人尊敬的呢绒织造商。他把家宅租给了圣·斯代法诺的修士。是的，这是一位受人尊重的人。热那亚的总督在前几年不是指定他为代尔·奥利维拉城楼和大门的守卫吗？这与其说是一份差使，不如说是一种荣誉称号，他的名声也因此更好了。与此同时，他的兄弟安东尼奥到处活动，想法弄到了卡博·梯·法洛城楼守卫的称号。人们有了大人物的赏识，睡觉也更踏实些。

那天清早，多米尼各·哥伦布睡不着了。他身着质地结实的黑色和棕色呢服，直立在宅地的橡木大门门口。当他一看到这位妇人时，便马上作了一个欢迎的手势。

“Muy buenos dias(您好)，艾斯特大嫂，”他用西班牙语对她说，一边侧身让她进屋。

她用西班牙语作答后便像很熟悉住房的人那样，穿过店铺里堆放着一捆捆，一包包货物，径直向里走去。她的双唇曾微微一笑，便很快消失了。这个多米尼各忘不了他的卡斯蒂利亚方言，他也知道艾斯特喜欢讲这种方言。

她快步轻盈地走进一排相连的房间，房里很阴暗，几

盏油灯微微发颤。第一间房里放着两台很大的织机。其它几间房里堆满了线团，成捆的料子以及一大堆口袋，里面装着最贵重的货物，锦缎、绸子……

艾斯特走在这堆散发着油脂和尘土味的值钱的货物中，心里又一次想起了这个伙伴的财富。这个多米尼各是个精明的人，他的财富从陆上，从海上滚滚而来。他无须开动他的所有织机，世界各地的料子都会向他这里涌来！从阿拉贡或卡塔卢西亚，从比利牛斯，从图卢兹或从普鲁旺斯，从遥远的德意志涌来……还有那一包包丝绸来自东方的尽头……无论是有钱人还是穷人都能从他店里买到所需的料子：从粗麻料到最精致的花缎，最精美的金黄色锦缎，各种货色齐全。

艾斯特在走进多米尼各的妻子等着她去接生的房间之前，向四周环视了一下。多米尼各买卖兴旺，她心里很高兴。他是一个改宗人之子，是那些为免遭杀戮或进监牢而逃离西班牙的犹太人之子。这个今天受人尊敬的商人為自己祖宗报了仇。他好几次让艾斯特看这些堆放在阴暗房间里的财富，在粘土制的油灯的微光下，绣金织物几乎都不闪光。多米尼各对进货和出货了如指掌；粗呢料卖给教堂，细呢料卖给顾客家用；大麻或亚麻布购自法兰克地区和荷兰，方格和带花的窄幅混纺布从弗朗德勒进的货，薄呢来自英格兰，本色厚布是在塞哥维亚织造的，这些用法兰克羊毛和卡塔卢西亚羊毛混合织成的呢料是运往埃及和附近地区的……不用说那些丝质锦缎和绣金缎，本来就是犹太

人的老行业。这得追忆到摩西^①……

人们把黄金拉伸，再把它切成金丝，然后把金丝挖花织制在大红、鲜红、深红的料子和精细亚麻料上，制成无与伦比的织品……

艾斯特过去曾听到依沙克老人——他让人叫他聋子依沙克——讲过这些。

多米尼各用手摸摸她肩膀，说：

“进去吧，她正等着你呢。”

她推开房门，门上还挂着一条厚实的门帘，走进长而窄的卧室，室内无窗，床脚的小柜上燃着两支大蜡烛。这间屋子位于整栋房的最尽头，要进这间卧室，就得穿过成堆的料子。室内墙上挂着壁毯，床四周铺着地毯，黄澄澄的麦秸覆盖着地皮，犹如一间爵爷的寝室。

艾斯特朝多米尼各的妻子的床弯下身来，产妇呻吟着。产前的阵痛早已开始。两个邻家女人坐在床两边的小凳上，帮着产妇。

多米尼各的妻子名叫苏珊娜·封达纳洛萨，三十来岁，长得挺标致，头发和眼睛乌黑，身材匀称。她比多米尼各稍晚一些从西班牙流亡到这里。

“把水和布拿近一点，”艾斯特对帮忙的女人说道。

她贴近苏珊娜，苏珊娜对她微微一笑。她掀起盖在肚子上的厚厚的白布内衣，轻轻地摸了摸。

^① 摩西：古代犹太人的先知，首领。——译注

“亲爱的苏珊娜，很快就会生的……你流了许多羊水。一切都很正常。我对你说过，不会有很大痛苦的……”

阵痛又开始了，多米尼各的妻子呻吟起来，喘着气。艾斯特小心翼翼地把盛着热水的陶土大盆，方块亚麻布等放在小柜上，转身对产妇说：

“使一把劲，亲爱的，好，再用劲……”

多米尼各呆在房门口。接生婆刚才几句话似乎使他放下心来，他朝她低了低头，以表示感谢。

“怎么样啊？”他轻声问。

“好呀，她会给你生个胖小子，”艾斯特平静地答道。
“我早就对你说过了。”

“你要不要吃点什么，喝点什么？”

“你儿子一出生，你给我来一罐牛奶。”

天已大亮，阳光照着热那亚的港口、码头和大街小巷。马路上，载货大车一辆接一辆，到处是车来人往：马、骡、牛拉的车，气派十足的四轮马车，手推车，运大梁和木板的长车队，十分拥挤。牧羊人赶着山羊，绵羊群来到城里，朝着港口而去。晨风吹来了各种味儿：烟味，烧焦柴火的糊味，鲜鱼、鱼干的腥味，热面包、宽面条的香味，葡萄味，酒和酒糟味，尿臊味，瓜果花香味……

朝东方望去，在钟楼，小塔楼，宫殿黑白门面的上方，在郁郁葱葱的山丘上方，天空呈一片胭脂红色。造船工场里，粗木工和做细活的木匠已使用起龙锯，小锯和木槌，钉销钉，安装船肋骨。工匠们挥着斧子砍树干材。在震耳

的嘈杂声中，响起了某个工匠的抒情小曲……

大海平静得几乎没有波浪，偶尔有些银色水花在光亮的船身，在白色和红棕色帆周围闪动。

多米尼各说：

“这将是我的头生子。”

艾斯特点着头，说道：

“吉奥伐尼儿子多米尼各的儿子……我见过吉奥伐尼，我将认识他的孙子。可是，这个孩子既不是卡斯蒂利亚人也不是卡塔卢西亚人，像他祖辈那样……”

“上帝要他怎样，他就怎样，”多米尼各马上接上话茬。

“当然，上帝是我们的主。他将是上帝的孩子！”

苏珊娜已经不再呻吟了。她费劲地抬起一只手，脸上略带一丝笑容，说：

“我的儿子将是个漂亮和壮实的……啊……”

阵痛又来了。

“快了，”艾斯特低声说道。

她变了口气问道：

“你们给他取什么名？”

“克利斯多巴尔，”产妇嘟哝着道。

“在这里，要叫作克利斯多福洛。”

接生婆看了一眼脚上的拖鞋，开始沉思起来。

“撒母耳^①也罢，摩西也罢……你们不是犹太人了吗，他

① 撒母耳：希伯来先知和最后一个士师。——译注

也不是犹太人！”

她冷冷一笑，笑中带着讥讽。

“上帝明白他要做什么。人们的信念深埋在心里，藏在肉体中。嘴上讲一套，心里却向上帝倾吐机密。他们要我们发誓弃绝我们的信仰，要我们改宗。监狱令人畏惧，人肉经不住火烤。不得不拯救自己，拯救自己的种子……”

金色的阳光洒在房顶上，照到房屋正面，又射进了阴暗狭窄的小巷。海面上和山丘上金光灿烂。平静的大海同蔚蓝的天空连成一片。艳阳普照着海港和教堂。各种小鸟，燕子，海鸥叽叽喳喳叫着，在天空高处盘旋，又窜下来，贴着闪烁的海面飞翔。锚地渐渐地热闹起来，男人们沿着岸边快步走向船只，作好起航准备。打鱼的陆续返回港口，把带钩的篙伸向栈桥。帆船张着雪白的和桔黄的风帆缓缓驶向大海。

苏珊娜先低沉地喊叫一声，她马上又咬紧牙关，接着喊声越来越尖利了。艾斯特朝她弯下身去。苏珊娜张着嘴，喊声像中断了似的，变了嘶哑的喘声。

接生婆又直起腰。

“快了，快了，”她小声说道。“上帝知道他要干什么。1391年，在西班牙，他使我一家人免遭大劫，我们家，还有你们家。那时候，西班牙尸体堆成山，在卡斯蒂利亚，在阿拉贡，在纳瓦拉，在卡塔卢西亚，在巴利阿里，到处